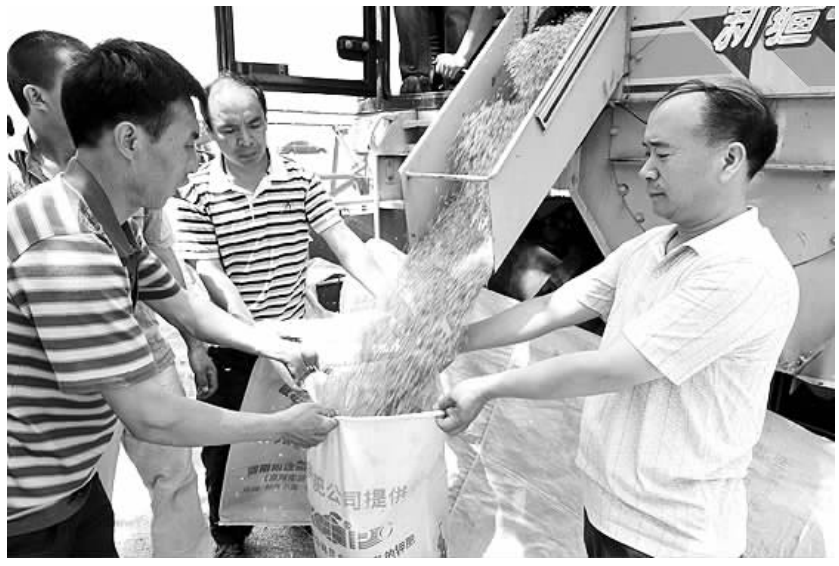
河南鹤壁“三大法宝”打造粮食高产纪录

农业技术集成融合、标准化生产助推、信息化服务引领，这是鹤壁市在粮食高产创建工作中总结出的“三大法宝”。近年来，鹤壁市稳步推进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先后创25项全国高产纪录，被农业部评为全国整建制推进粮食高产创建试点市。



●良田良种配良法 农业科技促进粮食高产

“科技是鹤壁粮食高产的第一秘诀。新品种选育是推进粮食高产创建的核心要素，必须作为农业基础工程来抓。”鹤壁市农业局副局长胡全贵说。

近年来，通过土地治理，鹤壁市农田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目前已建成42个“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地力肥、灾能防”的高标准粮田，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硬件条件，良种研发等农业科技成为粮食高产创建的重点。

为了提升新品种研发工作，鹤壁市组成了由著名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为主的研发团队，按照“南繁北育”的育种策略，实施新品种攻关，先后选育出永优浚单18、永优浚单20、永优浚单29等39个玉米新品种，其中“永优浚单20”在2012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已成为黄淮海夏玉米区第一、全国第二大的玉米品种。

提升自主研发能力的同时，鹤壁市还积极引进先进技术。除了聘请赵久然、郭天财和李潮海等农业专家为粮食高产创建首席策划指导专家外，鹤壁市还加强与河南农大、河南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的深度合作，及时引进全国先进科技成果。近年来，鹤壁市相继引进的小麦宽窄行种植、小麦宽幅精播、玉米种肥同播等先进技术，为持续保持粮食高产奠定了重要基础。

“技术集成是挖掘现代农业增产的关键，也是农业技术发挥支撑作用的重要方式。”胡全贵说。经过科学调研，鹤壁市创造性的在小麦上集成了以“科学选种、秸秆还田、配方施肥、深耕细耙、精播匀播、前氮后移、测墒灌溉、统防统治、精准机收”，玉米以“科学选种、精准播种、合理密植、配方施肥、测墒灌溉、未病先防、频振杀虫、精准收获”为核心的技术模式，形成了小麦、玉米从种到收全生育期多学科融合的套餐式技术组合，极大地提高了粮食的生产能力。

●标准化生产 信息化服务

现代农业需要科学化种粮，也离不开标准化生产，实现粮食高产，除了要依托科技外还要规范生产，确保在技术操作上实现有章可循、有标可依。

依据当地气象、土壤等特点，鹤壁市创新出小麦、玉米种植的标准模式，制定了《玉米单交种永优浚单20繁育制种技术操作规程》和《玉米单交种永优浚单20栽培技术规程》两项河南省地方标准和30多个企业技术标准，在制种基地进行大面积标准化推广。标准化制种不仅提高了制种产量、降低了成本，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新品种的推广。

此外，针对高标准粮田建设，鹤壁还制定了《高标准粮田田间工程建设标准》，整合项目资源，依照建设标准，实施“灌溉排水工程、井电配套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林网工程、地力培肥工程、农业防灾减灾工程”等六大工程。

针对农机作业等粮食生产活动，鹤壁市制定《鹤壁市小麦高产创建技术标准》《鹤壁市夏玉米高产创建技术标准》等技术标准体系，严格落实标准化生产管理，实现高产创建示范区技术标准的全覆盖。

为提升农业服务质量，鹤壁市还把现代物联技术引入大田生产，以信息化带动粮食高产创建。结合现代科学技术，鹤壁市建设了粮食高产创建综合服务平台和粮食高产创建智能物联系统，安装了25个县乡信息监测站、100个大田信息智能采集点，利用星陆双基农田遥感信息协同反演技术，对环境要素、农艺参数等进行自动收集—实时传输—智能分析—及时发布，做到了农田生态环境、苗情、灾情的可视化、数字化，把预警信号、防范措施及时传递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提升了粮食高产创建现代化水平。

●以点带面 稳步实现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

鹤壁市基本农田仅138万亩，在耕地面积小、总量不足的实际挑战下，高产创建成了当地粮食发展的优先选择。2005年开始，鹤壁市率先在全国实施15亩超高产攻关，“试点先行、以点带面”，先后经历了小面积攻关、核心区示范、大面积推广，最终实现粮食高产的整建制推进。

15亩超高产攻关小麦平均亩产655.9公斤、玉米1006.85公斤，鹤壁在创造了我国同面积夏玉米高产记录，首创在同一块地上玉米单季亩产超吨粮、全年亩产超吨半粮的高产记录后，2008年，鹤壁启动的万亩核心区内小麦平均亩产634.7公斤，夏玉米平均亩产831.4公斤，创造了我国夏玉米同面积单产最高记录和黄淮海区域夏秋两季万亩平均亩产的最高记录。

在积累了一系列高产创建工作经验后，鹤壁市扩大推广面积，全市万亩示范方数量由1个发展到8个，规模由1万亩扩大到3万亩，粮食高产创建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2010年实施的浚县王庄镇3万亩示范方，首创国内亩产小麦611.6公斤、玉米782.8公斤的高产纪录，展示了增产潜力。

2011年后，借浚县被国家确定为整建制推进试点以及鹤壁市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市之机，鹤壁市开始整建制推进粮食高产创建。截至2013年，鹤壁市共实施万亩以上小麦高产创建示范片42个，玉米高产创建示范片39个，示范总面积超过100万亩。42个万亩以上小麦高产创建示范片，平均亩产583.8公斤，39个玉米高产创建示范片平均亩产718.8公斤，其中，淇滨区钜桥万亩核心示范片小麦平均亩产697.61公斤、玉米平均亩产873.4公斤；浚县12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小麦平均亩产633.7公斤、玉米平均亩产768.公斤，累计创25项全国高产纪录。

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对鹤壁高产创建给予极大评价，“鹤壁为我国同类地区粮食高产创建引领了方向，为整乡、整建制开展高产创建探索了一条新路子，对推进同类地区粮食产量的提高，特别是推进河南粮食核心区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象]

空巢村庄老人：“孩子们进城，端午节早无概念”

“这几天忙着种地，没考虑端午节怎么过。”60岁的老谢两鬓斑白、皮肤黝黑，说这话时，抬起青筋突出的手背，一根根血管清晰可见。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察右中旗一个名叫安图的村庄，与老谢一起生活的村民不足10人，在近10年中他们是这个村庄最后的村民，大多数时候陪伴他们的是无尽的劳作与孤独。

据了解，由于老谢所在的村庄十年九旱，多数村民生计无着，因此过往10年已有近200人纷纷举家迁入城市。在目前不足10人的这个村庄中，亦有人将在近期内进行搬迁。对于这个即将消亡的村庄，外界将其称之为“最后的村庄”。

6月2日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倚在门前，老谢歪斜着身子点燃一支烟，淡淡地说：“孩子们小的时候还有过节的概念，但随着孩子进城，早无概念。”

老谢所在的安图村，距离县城察右中旗约需1个小时车程，但因为近年该村庄几近消失，此前的班车已甚少光顾，这使得老谢一家并未把端午节吃粽子这事放在心上。

由于老谢所在的村庄进入5月仍在飞雪，因此在全国各地春播早已结束的当下，这里还在播种。“地种得并不是很多，但每天仍有不少杂乱活要做，所以过端午节这事也就没有记挂在心上。”老谢说。

此言非虚。距离老谢这一“最后村庄”相距约1公里的东滩村也如此。这是一个不足百人的村庄，5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却占了九成以上，某种程度亦在“最后村庄”之列。

在当地，多数村民除了中秋、春节期间会等来在外打工、上班的孩子一起“过节”外，事实上在城市中颇为流行的“五一”、“清明”、“端午”、“国庆”等节几无概念。

之所以对过节没有太多概念，当地村民王成说：“一方面与忙碌的劳作有关，另一方面与孩子们不在身边有关系。”他认为，一些村民因为常年难以与孩子们相聚，其实不敢轻易触碰节日这个话题，久而久之就变得麻木了。

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盖志毅认为，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加快，一些村庄已渐渐失去过往“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温馨一面，而这些新时期的“空巢老人”，由于缺乏与常年在外儿女团聚的机会，因此对诸多节日变得“陌生”，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纾解空巢老人的内心困惑，已经成为当下必须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 钟欣

[思考]

高考改变命运之路越来越窄，农村学子素质教育需用制度保障——

从“状元县”看农村高考改革焦虑

在高考“状元县”甘肃会宁，数十年“学生苦学、教师苦教、家长苦供”模式带来的应试成功，却难掩高考之路越走越窄的焦虑。人们期盼高考改革在追求质量的同时，考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情况，用制度来保障机会的公平。

“高考已难改变命运，不抓高考更难改变命运”

43岁的会宁县元湫村农民贾顺忠，饱受头疼腰痛折磨，却舍不得到医院看病。长子就要高考，还有一儿一女在读书，基本生活支出几乎花光了他每年1万多元的工钱。妻子王芳咬紧牙关说：“老大是全班前几名。就是苦死，也要把他供进大学。”

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地会宁县城有三景：一是高耸的会师纪念塔；二是晨昏时分操场上如蝌蚪般密集的读书学生；三是规模可观的“陪读村”，最多时，这座县城有上万家长进城陪读。

广大西北农村，像贾顺忠夫妇这样耗尽毕生心血也要托起希望之梦的农民，数不胜数。30多年来，会宁58万老百姓不惜巢粮举债，供出了11万名本专科学生、5500多名硕士和1100多名博士。

但形势变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就业难度加大，大学生“含金量”不断降低。2013年，会宁县参加高考的1万多名考生中，有8016人被本专科院校录取，创下历史最好成绩。而同一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首次达到699万，很多人毕业即失业。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高考已难改变命运。虽然这条路越来越难，越来越窄，但不抓高考更难改变命运。”会宁县教育局局长张启业说。

“改革的列车会不会把我们越抛越远?”

即将启动的新一轮高考改革将更加突出素质教育，这让会宁人充满焦虑。薄弱的基础教育环境、贫瘠的素质教育条件，让人们对改革如何确保教育机会、招考规则的公平性顾虑重重。不少人担心：“改革的列车会不会把我们越抛越远?”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本是不少会宁农家中堂必挂的对联，如今却像是自讽：农村娃娃从小到大经见最多的，无非是笔与犁。会宁一些中学校长说，西部贫困地区对国家倡导“素质教育、评价多元”的高考改革依然准备不足，与生俱来的短板，仅靠教鞭很难改变。

这些年，改革带来的高考“游戏规则”改变，也让会宁人感到形势逼人，农村子弟的名校梦似乎更遥远了。经过11年的试点探索，自主招生已经成为985、211名校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但高成本、高起点的门槛使农村孩子明显居于不利地位。据统计，11年来，会宁学子仅有6人通过自主招生圆梦名校。

以促进机会公平来平衡起点的不公平

兰州大学副校长安黎哲等人认为，新一轮高考改革追求的核心价值令人期待，但在追求质量和效率的同时要兼顾公平。加大高等院校向基础教育薄弱地区投放招生计划比例，今年国家提出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这些消息又令大家为之一振。”注意高考改革的力度和节奏，多给西部教育落后地区一定的“缓冲区”。加大帮助基础教育薄弱地区补齐短板的力度，为改革创造条件。 张钦